





路史發揮目錄

卷第四

論說十二篇

九合諸侯

佛氏太盛速天譴

益爲朕虞

佛氏戒敘

辨四皓

稷契攷

周世攷

夢齡妄

竹書





魯周王者禮樂 明堂位

獲麟解

後麟解

明微子

氏姓之牒

路史發揮卷第四

宋廬陵羅泌著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九合諸侯

事不白則教不成齊侯之爲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  
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舉  
又非其盛者乃若兵車之會則有之矣莊之十四年  
伐宋二十八年救鄭僖之元年救邢四年侵陳蔡六  
年伐鄭與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



一正天下者也說春秋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而未始歆盟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厚而愛民也仁其仁者如其仁之謂言如其所成就是以仲之仁爾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繫君之力乎臣之力邪對曰譬之衣然管仲制裁之隄朋削縫之賓胥無純緣之君舉而服之爾臣之力也師曠倚瑟笑之平公問焉對曰凡爲人臣猶庖宰之於味也管仲斷割而隄朋熬煎之賓胥無齊和之爰進之君君不食誰其強之臣何力之有焉且君譬壤地臣草木也必壤地美而後草木碩

是以君之力也九合諸侯齊侯之盛舉也而夫子以爲仲之力者蓋以爲齊侯者正當上佐天子恢王綱纂舊服顧乃區區合諸侯以勤王是特小相一卿之事故也嗟夫詩於衛存木瓜於秦取渭陽所以訓齊晉之美也而桓文不存焉管仲霸者之佐也匹之伊尹其器業正小矣而孔子猶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當其解桔堂阜而致位乎上卿則綦之理舉賢能立四民而制軌里却子華之計信曹洙之盟幹山海責包茅安衛文而攘戎狄其功業固可尚矣佛者之事視管仲之功孰愈哉



夫不試乎冬之寒者不知夫春之暝不睇夫本之正者不竟夫末之靡揖遜救焚誦詩拯溺揖遜誦詩固雅事然亦何補於焚溺哉晨門荷蓀不無用於世顧亦奚用於世邪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吾固不以是責歸馬放牛囹圄空虛此輩之所能歟約法三章外戶不閉此輩之所能歟拾棄麻衽擅毳棄五穀而嘍海錯語人曰彼以世間法我以出世間法吾見其大言之相悞也

韓子賓胥無削縫隄朋純緣晉平公一云齊景公

### 佛事太盛速天譴

俗人不可以爲大臣而俗士不可以爲史杞用夷禮

春秋惡之謝靈運蕭瑀王縉之徒合爪殿庭膜拜廊廡此何爲者邪夫爲胡事乎朝著之間而羞惡之不知可謂大臣歟梁武不道捨身同泰寺爲僧奴百官僚隸傾庫藏以贖歸之俄而閃電霹靂風雲冥晦焚毀其寺浮圖堂宇一夕蕩然及再捨身光嚴禪室而重雲殿浮仙花生忽皆震動三日時以爲瑞而識者固以季龍之事方之同泰佛閣七層寶飾大同十載震火略盡更造未半景亂尋起此則上天明譴顯戒可以見矣當時史氏雖能紀其捨身之繆至於天戒之事則黜不錄豈非史官俗士怖于佛者一時妄福



之說而沒之邪。唐武后爲薛懷義起功德之堂明堂北也。其宗千尺。佛像之隆度九百尺。一準之偉逾于千斛之舟。小指之間匿十數輩。僞圖血像頭度二百尺。所觀者溢郭。士女爭施。俄而火起像室。延于明堂。以及寶庫。飛煙突漢。鐵律涵尺。半夕之間不遺片拊。風裂血像。分飛數百。然則非理之事。豈釋迦本意哉。在昔大順二年七月癸丑。汴之相國寺火。是夕大雨震電。有物類毬塊而赤。轉于門。譙藤網之間。周而火作。頃之赤塊北飛。又宛轉于佛閣之藤網之間。亦既周而火作。既乃大霆平地數尺。而火勢益甚。延及民

三日不息。而所謂日月隱檐檻者亦且燼矣。詳觀歷代若此者。殆不勝記。是則佛者果不能違理爲之福矣。蕭倣嘗言佛者可以悟取。非可迹求。寶柱煥爛珠幰的皪。此敬則所謂神怨人怒。禍積患生者也。柰何愚俗不知出此。乃更崇侈。至於菲葬薄養。以爭趨而佞奉之。金碧翬飛。過於王闕。鎔金銷翠。單因民用。繇此語之。免禍幸矣。何福之爲。予憫夫世之士者。爲其誘惑流通。而莫之止也。故表而出之。以爲炯鑑。梁武事或見之。僉載隋志亦稍及之。明堂大順之事。亦微見唐志云。



因李白詩云卽梁所建瓦棺閣高四十尺因山爲基高十丈影落半江順義中修之曰具興昇元初爲昇元今爲崇勝虛舍那閣猶高七丈

益爲朕虞

佛氏戒煞

或曰墨氏兼愛何不思之甚也墨氏安能兼愛哉先王之時鴻水平矣民粒食矣又從而教之墨者能之乎蚩尤平矣管蔡定矣又從而富之墨者能之乎夫害已去難已平其愛之亦至矣亦可已矣而又富之又教之先王之心仁民而愛物者其有旣乎吾知墨者之無是也非無是也實不能也非徒不能也實不知仁之方也不知其仁而徒曰吾能兼愛愛何從而

兼之不能仁民而惟以戒雞犬護螻螳爲之兼愛一何淺邪吁是特妾婢傳娼修小廉以惑衆者先王之戒殺不如是也夫畜者未有不殺而其所不殺者非畜也試以一劇之郡言之蠶毛鎧聚戶輒數萬孰不雞孰不狗而孰有不殺之雞狗哉彼墨氏者其亦果能戒之邪是以先王惟制禮以節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足迹不邇於庖厨而魚肉不及於廟闕豈其不之戒哉其所以戒之亦有道矣郊社特牲宗廟特牛而神得其饗矣七十二膳八十常珍而親得以養矣天子不



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取麇卵士不隱塞庶人不  
 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而後天下之畜無妄殺也  
 爰復設之虞衡之官按其生育之時行山林禁澤梁  
 以及乎其可生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衆罾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  
 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禁置羅藉魚鼈以為夏稿助  
 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罽麗設罝鄂以  
 實廟庖畜功用也仲春之祀用犧牲而季春之月置  
 罾羅網畢翳之具俱不得出於九門之外材不祭獸

不以畋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擊不出罾羅  
 昆蟲未蟄不以火畎不探穀不射宿不巢  
 覆不成禽不獸不中殺不粥債母殺孩蟲母食雛鼈  
 鱗不尺不取彘不朞不殺不刳胎不髮鬲不成毛不  
 登庖母麇母麀不卵不蹊蚍蜉蚹羝各有常禁而物  
 不失其性矣時方長養則野虞禁止其斬伐未至黃  
 落則鈇斤不入乎山林母槎母蘖母絕華萼不風不  
 暴不以行火而恩被於動植矣此則先王博愛之實  
 也故曰虞氏之恩被於動植是真被於動植者也豈  
 若彼之假仁義而繆設虛言也邪魏正光求帑藏空



竭於是。有司請損百官，蕃客廩食肉之三一歲終計，省百五十，有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唐世正五九月，格刑屠禁采捕，月率十日斷宰割，是不過緩死爾。賣狔售肉，饟犂還筵，茲固有善於彼，假之不已。烏知其非有哉？雖然，予之所以尤病焉者，二喪壞先王之風俗，其害固已急，而靡兵之氣厥禍爲尤。大夫世不能無暴亂，也是故立之兵以禁御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所不能去也。非惟聖人不能去之，雖天亦不能去之。惟不可去，是故必立之威。威立而暴亂止矣。威之不立，則將無以御暴而適求侮。古者婦人不入軍。

中凡以其靡兵之氣而將無以示威也。噉欲谷曰：寺刹之法，教人柔弱，非用武之道。不可衆置語毗伽曰：突厥人寒而皆習武，唐兵雖多無所施用。凡以是也。乃今佛者其靡兵之氣也甚矣。士有壹爲其說，輒威索體解而不可用。然則予之所以病焉者，是非惜乎兵也。惜其兵氣之靡而天下之禍起也。昔者黃帝之初志於求仙愛民而不戰，於是四帝共起而謀之。然而黃帝克自悔禍，澤兵稱旅以威不軌，而後天下始復定。夫以黃帝之明且聖，猶幾不免，而况於不黃帝者乎？明皇之始，賢人佐職事無不舉，納姚崇之議，削



中宗之僞濫者萬二千數是以天下太平海內克富  
柰何帝以中人之性不能保之於是終天寶之末廣  
鑄金軀度僧造寺舍前日昭昭已效而甘心乎未來  
昏昏虛妄之說於是祿山之亂乘弊而起陵遲播蕩  
幾于不振黃金之像不可以助威福緇毳之流不足  
以應兇虜而生靈挺血之禍已徧於寰宇矣故凡言  
不殺者是必馴致於大殺而後已此齊梁之殺伐之  
禍所以尤毒於戰國者兵氣靡而威不立也吾不知  
齊梁君臣奉佛尊經與夫護戒禽蟲之惠可以贖其  
篋威致寇棄師弼國之寃也邪吾故曰使佛者能去  
其君臣而治絕其兵武而安則其教無不可立也予  
見學者不知先王之道大而爲佛者之毆皆以爲佛  
道廣大而能兼愛故因先王虞衡之意而備說之抑  
將以廣其見

辨四皓

楊雄云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代之所  
謂四皓者園公一綺里季二夏黃公三角里先生四  
也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  
善媢士弗至迨帝爲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  
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旣去弗復見後俱



葬于安陵太白所謂蕪沒四墳連者百姓義而祠之  
今京兆藍田軹及上落商東巔俱有祠廟或云為秦  
博士世亂乃隱故園稱陳留風俗傳云園公為秦博  
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為司徒  
園公者園公也其本園姓而崔其所贊亦謂四皓為  
秦博士然質之傳四皓當秦在時已入商洛深山不  
見其為博士且漢世無司徒元壽二年始置大司徒  
公亦何自為之此稱繆也雖然四皓之名言者不一  
如園公在在史記以來漢書法言諸所記載俱作園  
公洽聞記作郭園公贊與仙傳拾遺又以為東園公

見宋史

角里先生在孔安國祕記及漢紀仙傳作角蠡而魏

子作祿里是特音相假耳角有祿音故禮太記錄中

相近故野王切敕字為所用翻知昔人直作录音世

不能明妄有從刀從人之分頃太祖皇帝問崔倜

倜以李覺奏四皓一先生姓或云用加人或曰加力

對曰臣聞刀用為角一力一人俱不成字此亦据陳

留志李匡文辨至綺里季之與夏黃公則畢文簡特

以綺里季夏為一黃公為一蓋以逸少淵明子美有

黃綺之語非也按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角里

先生夏黃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間二子而言之而  
夏黃公在崔氏譜老子中經皆謂之夏里黃公則不  
得云綺里季夏矣又元和姓纂亦有夏里綺里祿里



三姓夏里云出四皓河內軼人則文簡之說正爲失  
之往歲商於人有得四皓神胙机者乃有綺里季與  
角里之神坐則夏黃公之自爲名益可知也神胙刻  
更有圈公神坐及圈公神坐机字正作圈而顏師古  
正俗引圈稱之自敘亦云圈公之後則知圈之爲正  
抑復攷之四皓姓諱有大異者在陳留志則圈公名  
庚而字宣明襄邑人始居園中因號園公或云姓國  
名秉與軼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里黃公爲友秉庚  
字轉是亦稱園公爾故風俗通云四皓園公本亦園  
者夏里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爰號

夏里黃公姓崔譜而角里先生則係秦伯之後姓周  
名術字元道京師謂之霸上先生角里亦其號爾淵  
明亦嘗引此則非不知黃綺之實者四皓之刻始見  
於黃伯思董道繼見隸纂爲不誤也三輔舊事云惠  
帝爲四皓作碑于隱所則知神胙机俱當時所刻者  
或云圈公姓韋韋口聲也國口意也殆瘦辭云風俗  
通云  
圈援也從國袁聲今  
市語韋氏爲圍家

### 稷契攷

天下之同者不必異而異者不必同聖人之於人苟  
可以傳者不求同而矜異也堯契弃之爲譽子明矣



而諸儒皆疑之。以為契弃既皆堯帝，堯在位百年，則皆百餘歲矣。豈有堯在位如是之久，有賢弟不能用，至舜且未死，方舉而用之乎？仁人君子固未有遺其昆弟而為國者，是好異而求同之過也。即按內傳史克之言，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杜預謂為高辛之裔。稷契之倫，而張融、孔穎達等以為稷契皆在其中，謂去聖遠，信其言為高辛之裔，非高辛之子。且信緯書之次，謂稷傳十世，堯及稷契皆不得為稷子，亦不得為兄弟。譙氏亦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帝稷之子。因謂其父微，故不著名。且其母有城簡，與宗婦三人同浴于川，玄鳥遺卵而孕之，則非稷之祀，不知郊

川之 予觀堯之繼摯也，契弃既皆已用之矣。傳稱堯

以契為司徒，弃為農師，及得舜為司徒，然後以契為

司馬，則堯非不用之也。王克每言稷仕堯為司馬，而伏氏書及呂春秋皆云堯使

弃為田，按田乃古農字。見亢倉子。故文子淮南子皆云堯之治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稷為大

田師也。乃大 按褚生敘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

為有湯也。命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堯曷嘗不用之

哉？特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為堯皆舉用，而未

有分職。傳記之說略可見矣。惟於書無聞爾。夫書於

堯最為粗略，官司制度、禮樂刑賞，咸無見焉。在位百

年，所可得而知者，惟分命羲和、臯繇、試舜數事而已。

田農非一字



及舜受禪則復以契司徒奔為后稷又其官任皆出  
 申命則是因乎堯之舊者况復推用皆在歷試之年  
 則固堯為政也甫刑云三后卹功茲正堯之所命然  
 則稷契之仕堯朝端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簡翟惟  
 言從帝詩美后稷惟稱姜嫄曾不及學劉向敘列女  
 傳履迹吞乙之事俱當堯代而傳記簡翟乃謂有娥  
 之佚女則姜嫄果為帝學後十世之妃吹求微類以  
 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學十四  
 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  
 為學子矣何所疑邪曹植贊嫄狄云學有四妃子皆為王帝學之崩堯承天綱鄭氏

箋詩始疑於緯遂以姜嫄為學後十世之妃然注禮檀弓則又用帝系之文亦自異矣昔有娥

氏有二女長曰東逝次日建庇東逝為學次妃是為  
 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學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  
 又云高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  
 惟屈原莊周韓非管子山海經為可質其言簡翟未  
 嘗不及於學何嘗有十世之說哉貽一作胎古胎貽亦通故用楊震碑  
貽我三魚嬉繇漢而來學者之談商頌鮮不謂是稷契無  
 父而生先儒張夫子王逸之流且猶惑之鄉非褚先  
 生孰能知其神不能成須人而生也邪夫以嫄翟信  
 在堯朝則亦信似無歸之子果為佛女抑何從裡配



於稷官哉。佚閑美也。與妖同。讖緯之言。信亦繆戾。如言五帝三皇。皆有感而生。然非感于郊。則遇于野。甚者。越在夷獠之鄉。若數千里之外。豈皇王之妃后。而率彼曠野者。又其所敘之迹。皆有似淫奔之事。斯所以為難信歟。學者之學。正不可爾僻。又可責詳于經乎。彼其猜之多。予故辨之細。

### 周世攷

禹為夏。契之後為商。而稷之後為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敘弃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疎脫甚矣。夫繇堯帝至周文

王。千一百有餘載。而其世云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攷之。信書不啻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啻。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啻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世。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者。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無謂太康之世。曷不諦之如是邪。凶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以為稷之曾孫。而康成遂謂與太康並世。妄矣。傳云。大王亶父去公劉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才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



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夫帝俊者帝嚳之名。而台部也。后稷封台。故其後有台璽。有叔均。既有台璽。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為稷子明矣。第恨其間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則世本史記所為信者。夫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為公劉也邪。即稽世本不窋而下。至于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五世而得遽而盡之哉。甚矣系謀之難理也。載紀左方。

不窋生鞠。是為鞠陶。傳云有文在手曰鞠。生公劉。公能修后稷

之業。民保歸之。周道繇興。生慶節。始國于邠。生皇僕。

皇僕生弗差。或作差弗非弗差。者猶難當。大柰云。弗差生僞。隄僞

隄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能師稷者。

周人報焉。是生侯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繼。

生公叔組。組是為祖類。祖類生諸盭。是為太公。太公

生亶父。是為古公。太王。生泰伯。仲雍。季歷。三人凡一

十有七世。祖類即公叔組。組世表之。叔類而人表曰。公祖是為祖類。亦曰公叔祖類。祖組也。云。

云先公祖組以上。詩小戎圖乃云高圉侯。按世本云。亞圉侯。又以公叔祖類諸盭為三人。穆矣。

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祖組諸盭。太公如妃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羣方子美。埃亞



圍皆高圉子雲都乃亞圍之弟其世顯甚故杜釋例云高圉僕窋九世孫而史索亦以辟方侯牟爲皆二人斯得之矣獨史記乃無辟方侯牟雲都諸蓋至皇甫謐遂以爲公非高圉亞圍祖紺之字蓋牽於單○穆公十四世之說縮之而合二人以爲一爾魯頌正云后稷之孫實爲太王而閼宮詩明謂姜嫄先妣是后稷太王之大夫而姜嫄爲周公之母矣其得據邪傳記昆侖之虛五色之水出其四陲乃皆數千里外故善學者惟不以章句泥也子如通之於先王之書也何況周世之未邪

夢齡妄 竹書

六經之書惟禮記雜而多妄夢齡之事殆同讖緯之言前哲多非之而心疑其說予嘗攷之信書武王之壽烏有所壽九十三邪且以武王少文王之四歲文王崩服未終而伐紂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相出八才七年是文王七歲而生武王也况復武王乃文王之次子則伯邑考父之生也文王年才四五爾此其必不然一也

外紀注文王十二而冠十三生伯邑考引左氏冠而生子之文大妄按文

王九年大統未集武王欲繼志伐商故不改元十一年伐紂乃武之三年十三年乃武之五年也克商二



何據而知其妄祿抱之說亦不經關之可也

也孫且以武王之崩成王方居襁褓豈有九十之年不見嗣息踰于衰耄而始生育者乎夫聖人之異於人

者智識爾其精華數至則與衆無以異此其必不然

二也按攷周公祿抱孺子以朝諸侯其事為核鄭玄乃謂武王崩三年周公始避居東時成王年已

十三居東二年王年十五公乃反而居攝七年致政

成王年已二十有一皆妄也夫祿者不過一二歲子

爾孰有年逾幼學而尚資祿者我公之歸成王年已

志學豈復候公之攝七年哉真嫫媧云武王之崩太

子始生是為成王周公攝七年王才七歲夫武王克

商二年天下猶未定而遘厲虐疾于少國危大臣未

附公於此時正患天下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故為三

壇乞以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滕以俟事變之定時

王雖以少廖然亦壽不起武王之前成王才一二歲

是以周公攝政而四國流言理皆可以見者夫四國

流言而公居東不知何載而去以為武後三年居東

二年罪人既得于後不知幾年公乃為詩以貽王天

大雷電王弁以啓金滕既執書以泣則亦既冠而達

政理有不俟攝矣而反以為年十五而公始攝之首

尾衝決其足信邪夫以金滕著少廖之語者特以見

公至誠之應而孔子存金滕之篇者所以表公之忠

爾王充不信金滕之事而反信九齡是皆理之所可

之說亦可謂觀濁水而迷清淵矣

克不必旁搜遠撫而後可知者也男子十六天任至始有生育之理人

十而數絕矣錢公輔語王安石云按竹書紀年武王

武王聖人八十尚無太子益繆

年五十四罕得其實然則與汝三齡漢儒之妄斯可

見矣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言之無質而必然者有聞

之如實而必不然者矣故嘗言之武王之政皆非七

八十翁之為然者意者文王之崩知武王位壽之不

永而付之速集之託邪其云吾與汝三者豈非謂於

各已

卷之四

十五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吾沒之後與汝三年而成之乎未可知也

別有說徐鉉謂古無

此齡字若有之武王不應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竹書乃晉太康二年魏人

不準盜發魏安釐冢所得古書也綽有事實惟其舛

駁不純世頗疑焉抑載攷其尚父致師周師自誓至

于罷兵與武王徵九牧史佚典九鼎若度邑等事俱

見史遷周紀美男破舌縵縵柰何等語明引於戰國

短長太子晉等事見於王符著論而少昊之證備於

張衡之集則知漢世其書猶在而人罕有傳者子華

子曰吾之君歸水于周始有蒲壁以朝作程典而

今程典猶見其書豈盡出後世哉班固志書古今書

周書非汲冢甚明不必辨竹書紀年非周書也

外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以為孔子所論百篇之餘

文尤爾雅非漢人所能為也

不讀為平聲不姓準名也見姓書嘉話云姓石

妄其名狀文總目作石準皆非

### 魯用王者禮樂

明堂位

士之不學古我知之矣智者不屑於稽而昧者不知

其所以稽也魯侯爵也而設兩觀作五門備六官而

滕三國立太廟建明堂乘大輅載弧韜旆十有二旒

日月之章季夏禘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

山罍俎用梡厥鬱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

彫篋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升歌清廟下管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祀  
帝于郊，配以后稷，君交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  
中，君肉袒迎牲，夫人薦籩豆，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  
大雩，帝夏禘，冬蒸，春礿，秋嘗，而遂大蜡，復廟，重檐，刮  
楹，達鄉，崇坵，出尊，康圭，疏屏，木鐸，振朝，玄輿，和表，納  
四夷之樂於太廟，此何爲者邪？求之先覺，則皆曰：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保之以踐祚，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服。七年歸政，成王尊周公，故賜之以天子之禮。  
樂以廣魯於天下，有人臣不能爲之功，則賜以人臣  
不得用之禮。明堂位之說曰：昔者成王以周公爲有

勲勞于天下，賜以上公七百里，加之四等之上，使兼  
十四附庸，而用天子禮樂，吁！有是乎？天下有達  
道不可得而易，仁義禮信，士之所當爲，孝者人子之  
所當爲，而忠者人臣之所當爲也。是故事親若曾子，  
而事君若周公者，可也。臣爲忠，子爲孝，豈有過外而  
臣子所不能爲之事哉？世道衰，教不明於天下，而忠  
孝之等少，是故一有獨行，則指之爲分外，於是始有  
謂數濫典，越禮樂而不知所爲，怪學士大夫習於亂  
說，不果決擇，則又從而申之，豈識先王之意哉？禮天  
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



侯而祭天。惟王者後。此不刊之典也。非天子非王後。雩帝郊天。抑何典邪。帝者帝之禋也。是故不王不禘。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則魯顧以享帝爲宜。而不知其非矣。太廟天子之廟。明堂王者之堂也。而顧用之。其合矣乎。季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曾子且不忍以季路之簀斃公。而以王禮葬於汝安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齊侯之周公也。而葬之不侯禮。三歸反坫。聖人猶切齒之。以王者之制而魯用之。然則三家以雍徹舞八佾。旅泰山。而禘禘祖。厥有繇矣。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高祖。諸侯有喜。肖於天子。而禘其祖之所自出。及其高祖。諸侯有喜。肖於天子。而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周之未造。非太平制。各器正上下之分也。公侯之地百里。伯七十里。此

周公之制也。天下不敢不守。而公十兼之。是自爲法。而自弃之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於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固未嘗越其制也。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則仲舒亦以爲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禮之有天子諸侯。自伏羲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王也。蓋亦謹於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謂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



亦未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用之郊。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萬無冕璪。有不自於茲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惠公之請。繇平王世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之郊。豈所以尊公哉。呂氏春秋

以爲桓王使史角往。非也。桓公立於隱公之四年。蓋平王云。

明堂位或者疑爲戰

國妄士僭君分謗之所爲書。其爲言曰。魯王禮也。天

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試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夫桓公弑隱而自立矣。共仲殺子般。弑閔公而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則君臣嘗相殺矣。躋僖公立煬宮。從祀先公。丹楹刻桶。而致夫人。不告朔。娶同姓。而大夫宗婦覲用幣。則禮嘗變矣。萬仲子之宮。繹襄仲之卒。則樂嘗變矣。伐宮獻俘。用人亳社。則刑又嘗變矣。兵甲作田賦。用則法非不變也。初稅畝。舍中軍。則政非不變也。祠爰居。鼓大水。矢魚而觀社。則俗又非不變也。未嘗之言。殆誣魯者。而予未嘗疑之矣。飽思厭索。然後知非



夫子不能作夫魯之作無禮非一節矣顧未嘗不以成王周公爲解當時之臣蓋亦有知之矣是故書也設以明堂之位而繼之以其所僭中之以三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而後結之以未嘗相變相殺之語其貶薄之意亦深矣出游于觀固所以甚嘆魯禮運禮器傳記之言豈蚩傖之藝語哉魚目猶疑宜攷信於大傳

### 獲麟解

魯哀公十三年冬春秋書有星孛於東方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絕筆歸愚子曰盛哉聖人之言也古

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春秋不作天下何繇知有東周乎春秋之爲書予旣已知之矣始何爲而書魯隱乎爲東周而設也終何爲而筆獲麟乎爲東周而設也周自后稷公劉積功累仁八百年而王業成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其辛苦艱難可謂至矣文武不幸以幽繼厲顛覆宗周幾於不臘平王之立周室東遷是歲秦始列爲命侯受西周之故都方平王之東轂天下之人引領以期其中興至隱公之元年平王在位四十有九年矣論其數則過矣攷其時則久矣而竟不能西歸諸侯僭大夫強禮樂刑政侵尋隳



廢如不可復故孔子作春秋於是始之刪詩則次王國之風敘書則汜文侯之命著東周之不復興也夫雅者朝廷之樂而風者國土之音也文王之詩列於二雅其政惟可見矣黍稷流於國風仲尼何容心哉命者天子之所制者也成之於蔡康之于畢穆王之於君雅皆一出而下敬命至於平王制命于申天下莫知有周也當其蒙犯跋塊一命文侯而遽有弓矢之貽繇是征伐自諸侯出黍離欲復雅渠可得邪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隱公立三年而平王崩聖人之意不難見也自是以降生民卒

瘳童亂皆知無復春秋未作時矣下及正沔日以陵遲三十有八年有星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文之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之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春秋之書孛皆辰次此何爲而東之邪桓之四年公狩于郎莊之四年公狩于禚春秋之書狩皆地名此何爲而西之邪且之二者繼書而終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昔者成王定鼎郊廓以爲東都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孝王封非子秦亭以爲西垂大夫地故堯典之西也東遷之元年秦始強大逐犬戎祠西時號曰西秦而東西自此分矣曰東曰西時之所知



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春秋之爲書法不諦瑞麟曷爲而書哉。以出非其時爲聖人之應乎。則聖人之著述豈自爲邪。聖人之意實不在於是邪。夫麟王者之嘉瑞也。李萑所以除舊而布新者也。除舊于東而西獲其麟。此聖人所以反袂拭面。泣涕沾袍。遂放筆而稱吾道窮。嗚呼。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奈何腐爛之儒爲之說曰。聖人之所以聖。非淫巫瞽史若也。何滑滑焉。惟未來災異之推邪。是不然。夫推言禍福以搖人惑眾者。類淫巫瞽史之爲。聖人固不爲也。至于感而遂通。遂知來物。是乃聖人之餘事。而興亡治亂者。聖人之至切者也。奚爲而不感邪。若昔柱史儋之如秦也。語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合。合十四年而霸王出。位出尾箕之際。經大微。掃東井。太史張孟亦告苻堅。謂不一紀。燕其有秦。後二十歲代且滅燕。是則先時之告也。不然。書者帝王之典。而秦誓諸侯之書也。書何爲而終之悔過自誓。我不敢知。予述路史。既及春秋之所以始終感麟出之。非時作麟諸。

### 獲麟解

或曰。六子之解獲麟辭。則微矣。而謂孔子知秦之必



繼周者則似不然使孔子知繼周者在秦則於周身  
之防宜無不知者矣然一出而圍於匡拔木於宋窮  
於陳蔡削迹于衛奔走乎一十二國役役以終其身  
是則今之不知命者然也命且弗知而尚奚秦之知  
曰不然惟其知之此其所以然也問者或曰是何夫  
子之給誑我也世固未有知禍弗避而故卽之者曰  
謂禍可避此中人以下者也聖人知禍之弗可違也  
故必身從艱棘以捫其政匪自己而猶或可濂也若  
以今之不知命者爲之則必敗於匡必敝於宋不蹶  
於衛必勃繆於陳蔡矣代之以顏淵陋巷自樂而

無跌踣爲勝於孔子正是見也昔唐鄭虔之爲學也  
有自滄州來師者曰鄭相如嘗謂虔也孔子稱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豈惟孔子僕亦知之因言天寶之  
末當有大亂而先生當汚於賊惟守節宜可免齊柳  
世隆見南史一日目典籤季黨索高齒屐筆於簾旌曰永明  
十一年因流涕曰永明之元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  
齊亦於此旣矣厥後皆如其言夫以相如世隆之說  
不繆則知孔子知秦之繼周也審矣唐盧齊卿之方  
幼也嘗訊來詳於孫思邈思邈告以後五十年位登  
方伯而吾孫爲屬而張燦藏之告蔣儼亦謂繼此二



載官掌武于東宮及免而厄於三尺土下六十一而刺蒲十月晦而祿竭厥後思邈之孫孫浦始生逮齊卿刺徐而溥丞于簫儼後亦以失職塌於高麗土窟者六年六十有一刺蒲而卒事之契言皆不違其略夫以齊卿若儼一介人臣而猶災祥之不可移如此况國之大事乎夫書非始於堯始於舜不終於秦終于周世不知也方孔子之自齊反也攝魯相事齊景公患之於是內犁且之計歸女樂于季氏而孔子行始也適衛既而靈公並載南子招搖都市於是趣宋適鄭如陳會晉楚侵陳爰過于蒲蒲人止之乃復適

衛將之於趙聞鳴犢殺屈河而返遂復如陳及蔡楚昭將聵而封之子西沮之還復于衛亦有意于衛矣

而靈公者老益荒怠也違夫子詭而違陣退命駕而行衛人止之會齊伐魯魯以冉有之言而迎請子於

是自衛返魯蓋春秋六十有八矣按左氏傳孔文孔

尼曰盍盍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之子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與論語所載蓋一事也按子以敬王二十三年去魯時年五十六三十五年復自陳適衛居外凡十有三年哀公十一年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子乃歸魯凡兩至陳蔡五至衛世多失其經行之次故著之

年運而往始傷卒老而不得載之行事乃刪詩定書正禮樂繫周易作春秋以為萬世之典法返魯蓋六



年而坐奠之祥作其惓惓於數篇之空言可知矣。百篇之書皆帝王之大訓而特置秦誓於其末是誠何意哉。藏之屋壁謂之不知秦禍不可也。焚燎之酷雖知不免猶不敢廢人事焉。爾是故畏匡厄蔡禍也。乃不憂已之喪而憂文之喪。然則匡蔡匪子之畏厄而秦燎爲子之畏厄也。審矣。若以爲重繆公之改過則彼時要服之荒君至死而猶用其良而何以爲改過乎。嗚呼。小白一霸而陳完來。魏不受禪而仲達舉。服卒之歲。劉季肇主。齊滅之年。侯景載孕。而建成元吉。遇害之際。正武氏之首胎。然則東遷之年。西秦始命。雖蒙且知之矣。彼夏書之後繼之以湯征而商書之後繼之以西伯戡黎。皆剝膚之漸也。然則繆誓之接於周美。感焉。成湯西伯夏商之異姓。而繆周公之異姓。見微豈止於聖人哉。如其不然。則願有以詔我惟母曰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而已。

明微子

賢者以一身爲萬世法。有不幸而遭世之亂。其所以潔身而去之者亦已難矣。而世之君子弗之或察。又從而誣之。遂使去就之義不明。見於天下。後世而姦人倍叛。得以迹其誣而資口實。真可謂不幸矣。微子



紂之庶兄也其去適也蓋以紂錯天命墊亡將至而將不免者於是不忍坐視其壓不得已而去之故孔子曰商有三仁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以爲抱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商本紀數諫不入乃與太師少師謀而去之及比干以諫死箕子奴而後商太師少師挾祭樂器以奔周武於是乘以東伐二商二師初不明誰何人至周本紀則以爲太師庇少師強事本周書當時蓋有挾器去者而非箕子微子也惟宋世家始言武之伐商微子自持祭器伏於軍門可謂擇焉而不精矣至蘇古史遂正以爲商紂

之亂微子卽持祭器以降于周果可實乎夫微子之去也豈苟然哉其謀之箕比也熟矣故其言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而父師之詔亦曰王子出迪則微子之去志決已久矣其所以遲吾行者特欲二子之一言鍵其決爾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遜於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遜荒野以自免于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抑嘗稽之箕比微子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而與紂同休戚者也紂之不道固不得而苟去今也卽其自靖之語觀之則知三子固恐一旦盜先修夜則無以穀先王而欲各盡其



忠以自獻者。顧忍以先王重器適他人乎。紂雖暴虐。吾之天屬宗國雖危。猶未泯也。孰有宗國未泯。遽倍天屬。挾彝器而屬之異姓之仇者。覬成敗。賣宗戚。此項伯之所以爲利。鄉里自好者有所不爲。而謂仁人爲之乎。且微子之辱身而急歸周。將有益於國乎。抑無益乎。使周而成果行王政。則成湯且不廢禹之祀。武王其肯絕湯祀乎。使其不有存繼之心。而遽挾此危亂不詳之器。以趣新造之邦。祇以蒙詬而貽戮。曷補於國。辱其身無益宗國。雖甚。曷有不爲。而謂微子爲之乎。方商佔危。微爲重親。使潔身以去之。則爲仁。若弃商而歸周。則爲叛。謂仁人者。決不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而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者。決非仁人。二者甚水炭也。况以重器歸他人乎。僖公之六年。楚人克許。許子面縛。啣璧。衰經輿。櫬見楚子。楚子問焉。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板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則微子之歸周。在商之旣滅。而祿父已封之後。其去適也。蓋當邦之未喪。箕比無恙之時矣。其遜去者。特以全伏隱晦。以俟紂之改。若宗國之復存爾。及紂不悛。箕奴比死。武一舉而陪之。當此之時。微子在野。俱無一毫豫於



間也。何以覲之。微子武庚尊卑賢否。正相邈也。使商未亡。微子先降于周。則已在武王之側矣。以武王之賢。而呂望周公實相之。二子在側。詎肯捨長立幼。棄賢而植不肖。以遺後世之憂哉。蓋武克商。急於大義。未及下車。而亟求商後。故卽武庚而立之。未暇於微子也。及夫武庚已國。微子始見於乃被而復之。微暨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周公誅之。然後訪微子而立之。其始終去就。正如是也。面縛啣璧。曷嘗有祭器之抱持哉。雖然。遷史本紀以爲微子去而後比干死。比干死而後箕子奴。於是太師少師始奔。周世家則謂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佯狂爲奴。比干見其奴。乃諫而死。於是太師少師乃諫。微子乃去。其先後正衡。決與孔子之言。學者固折衷於孔子。然而賢者之去就。有未大明。則將有以資亂。故併覈。

氏姓之謀

古者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氏族之謀。別自一家。也是故有內傳。有外傳。而又有世本之書。不可節也。太史公作史記。乃以其族舊之逐國與人。天下謂之紀傳。於是事類始有弃大而錄小。太史公可也。而自固以下。不之能改。是爲得與歐陽子之紀。唐氏



也爰表世系蓋欲景文之爲臣而世不之知遂使宰相宗室至今異傳諒可嘆也予迷路史歸旣天下之氏姓而特異高辛氏族姓之多及爲之紀而復歎後世氏族之不講也夫氏姓之著人倫之所繇敘風俗之所繇篤亦政教之甚急也而世咸忽之使不明焉然則俗之澆惡豈惟民之罪哉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曆之書反著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爲邪若是而欲氏族之不亂不可得矣武爲蚺揚爲梟簫爲蛸孫爲厲此惡號也亦必有繇焉王爲可頻李爲徒何楊爲普陋如而蔡爲大利稽此

夷語也然而猶可稽也奈何氏姓之書不知其繇乃復妄爲之說如以雙姓爲出家叟奇姓爲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軍本冠軍皇本三皇兒因語兒終由六終春則自於春申有則自於有巢由本於先且居西本於西門豹謂爲匠麗之變謂冷爲冷倫之訛芻因於牛哀之食芻茲因於才子之宣茲審出於面勢之審曲此何典故又若以童爲出老童而洪出於共工箕出商紂伊繇唐堯昌繇昌意累出累祖聃出於聃叔季載而卑本於卑耳之國其妄繆可勝槩邪上世書必同文而後世儒流視爲小伎漫不之習無







十同葉萬同一根抵也使

十同葉萬同一根抵也使  
其葉而曰是而林百  
不縣於其幹可身是故循其枝而求其本則易從其  
本而求其末則難三伏之若獨商周為長世故其為  
氏姓也尤繁此不得不紀也予述路史又綴國名記  
而後天下之姓氏始大定循而索之則民德歸厚矣  
豈徒區區之虛文哉



路史... 卷之... 十...



